

# 孫犁文集

(补订版)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 孫犁文集

(补订版)

9

书信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 目 录

## 第九卷 书信(一)

致田间 / 3

致康濯信(十封) / 13

致康濯 / 32

致萧振国 / 79

致康濯、秦兆阳 / 80

致康濯、厂民 / 82

致王林 / 83

致田间、康濯 / 91

致孙瑛 / 92

致葛文 / 94

致冉淮舟 / 97

致万力、冉淮舟 / 182

致陈建民 / 183

致万力 / 184

致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社 / 185  
致冉淮舟、文联办公室 / 186  
致韩映山 / 187  
致任彦芳 / 279  
致徐光耀 / 280  
致曾伏虎创作组 / 313  
致潘之汀 / 314  
致陈乔 / 318  
致魏金波 / 328  
致曹彦军 / 329  
致刘怀章、冉淮舟 / 331  
致张义书 / 332  
致郭志刚 / 333  
致阎纲 / 338  
致杨学文 / 342  
致张荣春 / 343  
致季涤尘 / 344  
致阿凤 / 356  
致李蒙英 / 358  
致南开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 / 360  
致曾秀苍 / 361  
致李克明 / 363

致张学正 / 366  
致吕剑 / 367  
致铁凝 / 375  
致赵日升 / 383  
致苑纪久 / 384  
致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 / 385  
致傅瑛 / 386  
致阎豫昌 / 391  
致李屏锦、康迈千 / 392  
致李屏锦 / 393  
致刘心武 / 402  
致姜德明 / 404  
致丁玲 / 462

## 第九卷

### 书信(一)

---



## 致田间

田间兄：

九月由方冰同志带来信收到，好音千里，倍增欣慰。方冰、陈陇均入党校学习，沙可夫同志亦在党校。我随高中班来延，一路很是顺利，简直没遇到什么困难，游游荡荡而来，我也没闹病，从没掉过队，谢谢你关心我的身体。

高中班到此，即散并于延大各院。我在鲁艺研究室，邵子南也在这里，但不久我或转党校整风。此间艺术活动，音乐戏剧为秧歌戏，美术为年画剪纸、玩具。文艺似尚在尝试新方向，邵子南来了发表了一篇《李勇大摆地雷阵》为章回性质。

文艺界经过去年大整风。从前方来，我也想藉此机会在政治上提高一步，并有意相机改行，学政治工作；来后，深感具体生活斗争经验见闻很差，单有写作环境，亦难产生好作。只写章回小说《五柳庄对敌斗争话本》十回，《中国小说传统》一篇，报告三篇，尚未卜能发表否。你留在敌后，兴奋工作，实在是好道路，老兄，从根本做起罢，今后文艺工作，没有大生活资本，不能发售！

胡风七月诗丛出兄《给战斗者》诗集一，计收武汉所写及敌后所写，小叙事诗，街头诗，各为一部分在内。胡有后记，像按兄深入斗争的进展反映在诗作下论断。后方批评，已有转变，闻一



多教授在联大讲演称兄为“敲鼓的诗人”，他为“听鼓的”，推崇备至，盖重庆以国民党高压政策、反动政策，使人民呼吸困难，兄诗之风格，很有助于呐喊奋斗也。他刊物有评《给战斗者》谓长诗好，街头诗不好，仍是老调，例举一篇日本俘虏上吊为佳作，《援助这大山沟》为坏作。胡明树写一篇《忆田间》，但此文我未见。总之，在大后方，兄之诗，已转换一般无聊者之狃狃矣。

延安，诗很少，盖已与秧歌运动结合。以后诗的方向，尚待研究。我很愉快，身体如常，这里熟人也很多，党校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很愿意和我合作，以后可以写些东西。

初来时，夜间曾遇一次山洪暴涨、大水没顶，赤身逃出，千里背来的兄之大衣，也不知漂到哪里去了，幸抱住一木桩，得不委身鱼腹，此也来延后一段趣闻也。

延安红火热闹，车马辐辏，飞机每天都来，我们的局面大大开展，已有许多同志去华中前方开辟工作，邓德兹来后，稍事休息，即去家乡一带工作了。初来时，在延干部，非常拥挤，现正往外倾注。李肖白同志也要走了。

此信，并致陈肇、张帆诸兄。并请陈肇，有便人给我家中捎一信，谓我在延安学习一个时期，即回冀中工作，以免老父之悬念也。切盼。

敬礼，葛文好。

弟 孙犁

(1943年)11月15日

田间同志：

接到你一月七日的信，已是二月廿一日了。我还在xx县刘

村,在这村庄我住得很好,我参与了村里的工作,我觉得你谈的那些经验和对我的希望,实际也,就很亲切了。我过去知道事情太少,也太不会做事,现在当然还是一样,任何工作对我都是锻炼和学习,冀中区的现实,已经不是我所能掌握与认识,我要好好工作和向群众学习才能窥其梗概。我希望我能比较长期在冀中工作。传言我的“长篇”即村庄纪事和白洋淀纪事,皆系断片连接,非为整体长篇在延发表的,现在看起来,全不满意,我准备重新写过,到冀中后已写成两万字新的,你对白洋淀纪事提的意见很好,我要注意这个问题。

在延安居留一年,感受不多,但有一个事实,就是在那儿见到一些作家及其工作,我常想到:如果是田间回来,影响和刺激一下就好了。在延安,我常想到你。我觉得你的作风,你的工作,我越觉得难得和值得学习……老兄,这完全是事实。我和邵子南、鲁黎都谈过。

《给战斗者》重庆版我见过,厚厚一册,按体裁分类,胡风并就兄诗体及深入生活联系作序解,并在胡所编刊物希望上几次,有人谈到你,皆好评。据我在延一时期,大后方对你的诗的见解,有很大进步。闻一多两次在西南联大讲演称兄“敲鼓的诗人”,他自称为“听鼓的”。“鼠”亦登出广告,但未见书。重庆诗坛颇沉寂,无多佳作。长篇小说比较多,也有好的。

延安诗亦很少,方冰去后发表一首长诗在《解放报》,名为《柴堡风波》,不知你读到否?从去年才常有诗见于报纸。我希望你多多写一些。

你的作品和刊物,最好直接寄我一份,这里见到书很困难。

我们以前编的《鼓》还能找到否?希你能给我剪下一篇《丈

夫》为盼。

陈肇说来,为什么还不见来到?

孙 犁

(1944年)2月21日夜

田间兄:

三月从中央局来信收到。前些日我到安新一带去了一趟,当记者写了几篇通讯,现在回来校印文学入门(即前所写区村文学课本),过两天印成即寄赠一本,看看后送人吧。

你时刻关心我。我应该记得你时刻对我的关心。从去年回来,我总是精神很不好。检讨它的原因,主要是自己不振作,好思虑,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,身体也比以前坏。这是很不应该的,因此也就越苦痛。我应该根据你的提示做去,把生活正规起来,振作精神——这样使精神集中起来,也能工作,身体也会好起来。

关于创作,说是苦闷,也不尽然。总之是现在没有以前那股劲了,写作的要求很差。这主要是不知怎么自己有这么一种定见了:我没有希望。原因是生活和斗争都太空虚。

你针对这点鼓励我。我一定要努力克服这种心情,就是逐渐打开生活的范围。我说逐渐——你不要见笑,老毛病。

如果说创作的苦闷,那完全是由于自己的不努力。不深入农村部队,我想就休谈创作,而借八年小小虚名写空头文章,自己不愿别人也不允。——干脆不写!就要做别的工作去,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,但又没有决心。这就是以往苦恼的情况。

但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,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,身

体上的毛病,越来越显著,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。

今后注意一下,我想会渐渐好起来。

至于其他,望你不要惦记。

希望给我写信。

敬礼并问

葛文同志好!

孙 犁

(1946年)4月10日

田间兄:

七月二十五日信收到了,前此惠寄的发动群众例说也收到了,这对我是很好的教材,我总觉得自己距离群众是太远了。

我编的《平原杂志》一、二期,各寄上一册,并八年编委会编的《写作手册》一本,以后如有新书当寄给你。

《平原杂志》实在不成样子,创刊之时,我想和你编的《新群众》遥遥相望,当时也不是没有想到办刊物的种种难处,主要是写稿的人少,而要求又纷杂,在这方面,我经验很少,但想到过去我们几次办刊物的结果,信心一直不高。但冀中实在缺乏读物,努力做下去而已。

关于我的写作,原定秋天抽三个月时间下乡,先写工作日记,后再创作,但杂志只我一个人,能否如愿,不能断定。如能下去,我想到白洋淀。这只是因为以前写了那么一个头,想再写一点儿。前几天又寄一篇东西给康濯,如能发表,望你看看。

一时没有定什么庞大计划的可能。

葛文的作品,我当找来看看。不过既有孩子,还是以照顾小

孩为主,有时间就写一点儿,没有也就罢了。

我的身体还好,勿念。乡艺丛书,手头如有,望寄我一份。  
敬礼!

孙 犁

(1946年)8月16日

田间兄:

我拟编印一诗集,不知你是否存有:

1.《晋察冀诗选》(西战团编)上有我写的《梨花湾的故事》,如有此书,望借我一抄,或知他人有存此书,也希见告。

2.《鼓》上面登有一篇我写的《大小麦粒》故事诗,不知你存有此刊否?有此诗否?何处能找到这个刊物,以便查抄?

望分神见告。

专此

敬礼!

弟 犁

(1950年)×月23日

田间兄:

弟五月间由安国返津,在乡间曾寄上一小书,想已收到。《风云初记》二集,想你那里一定有,手下又无书,不寄了。

我在报社,因无多少工作,所写又系历史小说,时间长了,有些沉闷。我想转移一下。但我不愿专门当作家(因近感才力不足)。你看像我这样的情形,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工作方式为宜?

俟康濯回京,你们可以代我思考思考。并望不要和其他方面谈及。

近来又写了什么东西? 那篇朝鲜小说怎样了?

葛文和小孩们好!

敬礼!

孙 犁

(1953年)8月6日

田间兄:

八月三十日函悉。我约于九月九日到京参加文代大会,如得允许,我并想住在你那里,以我近来身体不大好,招待所人多不得休息也。届时,可从容谈谈转移工作之事。

《板门店纪事》,写得很好,印得亦很好。但每章标上《第x个故事》,我以为不必要,因反显累赘,如去掉,则更单纯近于诗矣。

康濯兄之《第一步》,已看过,叹为杰作之一,较之前两篇为尤佳,并望转告他,此篇之特点为鲜明与紧凑也。

敬礼!

孙 犁

(1953年)9月1日

田间兄:

函敬悉。所谈买房一节,弟虽亦有此想法,然就目前经济情况,实措办不到。总计近年所蓄存版税,尚不足五千万,而每月家中消费,除我应领之供给外,尚需补贴百万元,全出在这部存

款之内。而就目前创作情况观之,后继颇为乏望。故需留些钱供他们衣食。房之一说,似可留待《风云初记》第三集完成后再看。

看其他同志能否帮萧买此房。

敬礼!

孙 犁

(1953年)9月12日

田间同志:

函奉悉。

要求去农村事,报社仍未决,我是下定决心的。其所以不愿长此下去,一因都市生活确比农村多了不少麻烦,但心绪虽常烦,却无文学感应可以创作。虽然有些时间,但每天碰上两桩“人事”,就无法执笔。另外,近来我身体不好。

我兄关注,及到京共同研讨,自有很多好处,情绪也会单纯起来,但缺少生活,恐京津仍无二致。另外,我的身体,很需要换换田野空气。

看情况如何再报。

专此

敬礼!

孙 犁

(1954年)6月16日

田间同志:

前寄来游记第一、二节时,弟看过,认为很好,即交他们发

表,第三节也是很好的。那几天,适我身体不好,所以告诉他们先给你写信。

我以为像《欧洲游记》这样的写法,是很好的,它的感情很充沛,所报道的内容也很新鲜。这类文章是要这样写的,不能强求多,或长,那样就没有意思了。在一个小题目之间,充分思考,抒发,就是好文字。你正是这样写的,所以很好。

但望你把字写清楚些,每次我都得给你的很多字加旁注,这样难免出错。

匆匆

敬礼!

孙犁

(1955年)12月13日

田间兄:

顷奉手札,甚以为慰。诗写好后,望即寄下。

我这一年是在半病中度过,春天晕倒,跌伤面部,后即去南方旅行,后又去大连小住。只写了半部小说,其名《铁木前传》,十一月份,你大概可以看到。

我倒很想到你那里住一个时期,但具体日期尚不能定。

另,你如有暇,可代我到和平画店物色一张较好的齐白石画否?画以花卉为好,最好底子干净并裱好者,当然我出钱。

问

葛文同志好!

孙犁

(1956年)9月26日



### 附记：

葛又整理田间遗物，发现我给田间的八封信。原件已交文学馆，复制一份给我。我读后，以为难得。如一九四六年两封（已发表），战友兄弟情谊未泯，故于信中，仍可诉衷曲，谈心情，讲苦闷，求帮助。是皆沿袭困难时期之相濡以沫也。此种情谊，虽已成历史陈迹，现在看来，对田、对我，都应该说是宝贵的，值得留恋，值得记忆的。

1987年5月13日记